

黄建华 著

词典论

STUDIES IN LEXICOGRAPHY

词典与词典学

上海辞书出版社

词典类型

语文词典

词典的宏观结构

词典的微观结构

词典学

双解词典

关于未来词典的畅想



FUDAN B020303084218% 复旦图书馆

复旦大学图书馆
藏书之章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词典论/黄建华著. —上海:上海辞书出版社,
2001.6

ISBN 7-5326-0753-4

I. 词... II. 黄... III. 词典学 IV. H06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1)第 04008 号

词典论

黄建华 著

上海辞书出版社出版

(上海陕西北路 457 号 邮政编码 200040)

上海辞书出版社发行所发行 同济大学印刷厂印刷

开本 850×1168 1/32 印张 7.125 插页 1 字数 185 000

2001 年 6 月第 1 版 2001 年 6 月第 1 次印刷

印数 1—2 100

ISBN 7-5326-0753-4/N·17

定价:18 元

修订版小序

《词典论》1983年开始在《辞书研究》连载,1987年结集出版,距今已经10多年了。拙著问世后,引起了一定程度的注意,陆续被同行及读者引用。新一代的辞书编者或选修词典学方向的研究生中,不少人想一读此书,但目前坊间已无法买到,有的人径直来函索取,笔者也因手头缺书而无法满足。承蒙上海辞书出版社承诺再版,让我得以借此机会作一些修补、订正的工作。此次的修订,主要从如下几个方面着手:

1. 改正文字上或提法上明显的错误、纰漏。
2. 尽可能补上过去发表时因怕多占篇幅而删去的注释或书目。
3. 更换若干不够贴切的例子,但当初写作时从某些词典旧版(修订前的版本)取的例,为了尊重历史,这次一般就不再更动。
4. 补写少数章节,都是笔者认为不可或缺者,目的是反映10余年来词典学方面的一些新情况,而不是为了全面改写《词典论》。
5. 更换并补充一些附录性文章,目的也是为了反映词典学的一些新观念,同时也为了对个别曾引起重大争议的问题作出回应。

此次修订有意发扬这么一个思想:对词典学的方方面面多从不同的角度去阐述各家的观点,而不轻易下结论。我以为,作者以居高临下的态度,仿佛自己掌握绝对真理似地去教训读者,那是不可取的。本书的着重点与其说是教给读者什么,倒不如说是和读者一道去思考某些重大问题。

20年左右的光阴,中国已完全摆脱了辞书编纂、出版的落后

状况,无论在实践方面或理论方面,都已跃居为世界上的辞书大国。小小的《词典论》得以修订再版,也可以看作是我国辞书事业发展的见证。作为历史产物,我不拟把它改得面目全非,但愿这块小砖瓦依然能在我国辞书大厦中起到其微末的作用。

黄建华

于广东外语外贸大学校园

2000年6月18日

原 序

1980年初,我即拟定提纲着手写此稿;由于主观努力不够,加上某些客观原因,一直拖延至今才陆续成文与读者见面。这两年多来,我国辞书学者在《辞书研究》以及其他一些刊物上发表了关于词典问题的很有见地的文章;胡明扬、谢自立等先生还写了《词典学概论》的专著。鉴于这种新情况,本稿原来的写作计划不得不加以修订,否则就难免流于“老生常谈”。下面简略交待我的写作设想:

1. 本稿尽管接触到词典学各方面的问题,但不求面面周详。对于别人已有专文或专著阐述的问题,本稿因照顾一定系统性而不可能完全避开,但只作扼要的交待,以便腾出篇幅讨论目前较少接触的课题,或者阐述自己某些不同的见解。笔者不试图也不可能端出现成的词典编纂方案,而是和读者一道商讨问题,以期开阔思路,共同推动词典学的发展。

2. 本稿虽从广义的角度探讨一般词典的问题,但把更多的笔墨放在语文词典方面。笔者认为,语文词典应是词典学的研究重点。

3. 笔者在写作过程中参考了国内外多种语言学专著和词典学专著,凡有重要的引述,一律注明出处,以示不掠他人之美,书末附上简要的书目,以便读者进一步查对。

4. 为了便于和读者交流,笔者不打算过多使用语言学的术语。但如需用到时,只要该术语不超出《语言与语言学词典》(上海辞书出版社出版)的收词范围,就一般不再加以注释,以免行文

拖欠。

本稿的粗疏、浅薄和谬误之处，恳请辞书界的前辈和广大读者批评指正。

作者

1985年1月

目 录

第一章 词典与词典学	1
词典是什么.....	1
词典的功用.....	5
词典与社会.....	6
词典与意识形态.....	9
词典与语言研究.....	12
词典学与语言学.....	13
第二章 词典类型	22
分类缘起.....	22
从书题看类别.....	23
分类述评.....	24
描述类型.....	26
发生类型.....	30
理论模式与实际类别.....	38
第三章 语文词典	42
语文词典与百科词典.....	42
什么是语文词典.....	43
指物符号与所指之物.....	44
语文词典的特征.....	46
第四章 词典的宏观结构	49
宏观结构与微观结构.....	49
严密的整体.....	50

选词立目	52
历时性与共时性	56
词汇量与收词层次	59
编排法	61
插图与表格	63
第五章 词典的微观结构	67
词条中的信息	67
稳定性与层次	68
词例的性质	69
词例的类别	71
语段例的提取	74
并合语段例	76
定义式词例	77
百科性词例	78
词例的优劣	80
第六章 释义	83
词典的释义与日常的“释义”	83
关于释义的见解	84
是否可以不要释义	87
释义是什么	90
从语义理论中寻找释义的根据	96
释“名”与释“物”	98
语法性释义	100
重叠释义	101
属词的等级与框架	102
义素分析与释义	105
释义类别	108
义项划分	115
义项排列	119

摒弃“元语言”	122
第七章 双语词典	127
两套符号的对应	127
多种译义方式	130
义素分析对比与译义	132
多义词目与义项划分	134
译词多义的辨析	136
词义色彩与使用标记	137
不可译词语的处理	139
语法信息	142
收词特点	145
词例应有的特色	148
词例的翻译	149
词例的排列	152
双语专科词典	154
结束语 关于未来词典的畅想	157
附录	161
双语词典类型初议	161
再论“词典是词的一份单子”	171
西方语言学理论对词典释义的影响	184
《现代汉法大词典》的编辑设想	198
参考文献简目	210
后记	215

第一章

词典与词典学

词典是什么

古今中外各类词典多半都给“词典”这个词儿下过定义,将各种定义排列在一起比对也许是很有趣的。不过,限于篇幅,这里只引述中、英、法各一部词典所下的定义。

词典是:

“汇集语言里的词语,按某种次序排列,并一一加以解释,供人查阅的工具书。”
(《辞海》)^[1]

“处理一种语言的单个词(或这些词的一些特殊类别)的书本,显示词的拼法、发音、意义、用法,以及同义词,词的派生与历史,或至少显示上述某些方面;为便于查阅,单词按一定次序排列,许多语言都按字母顺序安排;在大型词典中,所提供的信息附以文学的例子。”
(《新牛津词典》)^[2]

“一种语言的单词或人类活动一个领域的单词的汇集,由若干词汇编集而成,一般按字母顺序排列,且就每个单词提供有关其意义和用法的若干数量的信息,并供一定的公众使用。”
(《法语宝库》)^[3]

这三个定义分别取自三部其权威性都不容置疑的词典,孰优孰劣,不易比较,而且后两者是译文,难免有不尽贴切的地方,若光从字面上推敲,很可能迹近文字游戏。国外有的词典学家推崇《新牛津词典》的定义,认为它最为完备;有的则持相反的意见,觉得它比较松散,带有添枝加叶的成分。我们这里不从比较这三个定义着笔,而只据此来讨论词典的特定属性。“词典是……工具书”(或“词典是……汇集”),虚点之处究竟包含什么成分呢?按上述三条

定义,起码可以归纳出如下四点:

1. 汇集词语(含词语的某些组合或成分)。当然,不是汇集任何文字材料都可以成为词典的,因此年表、目录、清单等就不属词典之列(虽然有些能成为词典的附录)。

2. 按单个条目分别处理。不像一般书籍那样,要求全书前后意义连贯。举例来说,《现代法语词汇学简论》是一般书,《英语科技常用词汇汇编》则是词典。

3. 提供一定数量的信息。词条提供信息的内容和数量因词典的性质和规模而异。例如《现代汉语词典》一般均作注音和释义,间附例句,基本无引例,而《辞源》则提供较详尽的引例。至于“一一加以解释”,那是传统的提法,未尽确切。因为有些词典并不作解释,例如诗韵词典,它只提供韵母相同的词便算完成任务。诚然,“提供信息”的说法可能不太通用,不过它较之“一一加以解释”看来要准确或周延、完整一些。

4. 按一定方式编排。有音序、义序、形序(包括按字母顺序)等各种编排法,这和普通书籍的分章分节等大不相同。

将上述四点综合起来,我们可以试把“词典是……工具书”中的虚点填满,那便成了:

词典是汇集词语(含词语的组合或词语的某些成分)、加以分别处理、提供一定数量信息、并按一定方式编排的工具书。

从前谈诗的人多有给诗下这样或那样的定义的,却并不见得就有助于诗学的发展。因此我们也无须在词典的概念上兜圈子,还是来谈点实际问题好了。

是真正的词典而不冠以“词典”之名的,中外都有:中国的《尔雅》、《方言》可以为例;英国 1573 年出版的《蜂房》(*An Alvearie*)与养蜂无关,而是一本地地道道的词典;法国 1853 年出版的《上帝、人和言》(*Dieu, l'homme et la parole*)亦非论述宗教问题,而是一部法语词源词典。词典不一定以“词典”为名,看来这一点谁也没有异议。但冠以“词典”之名的是否都是真正的词典呢?国外早已有

人提出疑问,近年来国内也有所争议。法国有的词典家认为,像伏尔泰的《哲学词典》(*Dictionnaire philosophique*)、福楼拜的《现成看法词典》(*Dictionnaire des idées reçues*)都不是真正的词典,正如作家所写的格言集也不算词典一样,因为那都是个人见解的汇集,是创作,只不过按关键词的字母顺序排列而已。与此相近,美国比尔斯(A. Bierce)的《魔鬼辞典》(*The Devil's Dictionary*)也不是真正的词典。推而广之,某些词典家还认为,像目前西方社会所流行的《笑话故事词典》(*Dictionnaire des histoires drôles*)、《妇女词典》(*Dictionnaire des femmes*)等都不是真正的词典。前者是笑话故事集,后者是妇女手册,也都仅仅是模仿了词典的排列法。

如何从理论上把真正的词典与徒有其名的“词典”区分开来,这牵涉到名与物之间的对应关系问题。

词条表示的成分可以有两个方面:指物符号与所指之物。且举词条“猪”为例:

动物名,学名为……;旧为豕的异体字,亦通豨。[指物符号]

一种家畜,体肥多肉,肉可以吃……。[所指之物]

一般词典对“指物符号”的描述与对“所指之物”的解说常常是混在一起的。仍以“猪”为例,《汉语常用字典》(浙江人民出版社)是这样释义的:

猪 家畜名,主要供肉食之用,鬃、皮为工业原料,粪可作肥料。

显然。“家畜名”是对“猪”这个符号提供的信息,后面的文字才是对“所指之物”的解说。在词典中,如果某些表示具体事物的词条只有对“所指之物”的说明,亦可以认为已暗含关于符号的信息,例如《现代汉语词典》中“猪”的释义:

(表示一种)“哺乳动物,头大,鼻子和口吻都长……”

“表示一种”的字样是笔者加上去的,前面加了这四个字就令人不难看出,这仍然包含了对“猪”这一符号提供的信息。

专名词条也可以划分“指物符号”和“所指之物”两个方面,例如:

上海 市名,简称沪,我国最大的工商业城市,中央直辖市。

很明显，“市名，简称沪”，这是有关“指物符号”的，后文则涉及“所指之物”。

实际上，有的词典只对符号提供信息，发音词典便是一例；另有一些词典则只对“所指之物”提供信息，如某些专科词典便是；某些综合词典则是两者兼而有之的。

有的词典家认为，从严格意义上来说，只有对符号提供信息的才是真正的词典。不过，符号是有其内涵的，因而实际上不可能不对“所指之物”作解说。但是，不管怎样，词目是作为符号而存在的，词典是词（含词的组合或词的某些成分）的一份单子，或词的汇集。因此，“家具清单”或“展品清单”就不能算是词典，因为它们是“物的单子”。尽管为了登记“物”，不能不用词来表示。这和逻辑学上的概念与词的关系是有类似之处的。明白此点，就可以了解什么是名副其实的词典。法国拉鲁斯出版社曾经遇到这么一件有趣的事情：一位外地读者看了附有精美插图的《拉鲁斯词典》中“自行车”的条目，竟去信出版社要求订一辆自行车。这是把词典与商品目录，即把“词的单子”与“物的单子”混淆起来的生动例子。^[4]

中外各家关于词典的定义，尽管措词出入很大，但几乎都一致认为，词典在于“汇集词语”。就目前所见，例外的只有三两家，胡明扬等著的《词典学概论》是其中之一。该书认为：“词典是一种汇集语言、科学文化和日常生活等方面的词语和知识，按一定方式编排，以备查检参考的工具书。”^[5]

按此说法，词典是汇集“词语和知识”的。这也许是出于强调词典的“知识性”才这样提的吧。可是，如果说同时“汇集词语和知识”才能成为词典，那么一本逆序词典或一本韵母词典的知识部分又在哪儿呢？

请看如下条目：

炖木瓜

材料：大甜木瓜一个，冰糖一两。

制法：木瓜去皮，切块，去瓤，加冰糖及一碗滚开水炖一个钟头。

五柳鱼

原料：鲤鱼一条，肥瘦猪肉丝一两，干辣椒五个……。

做法：1……；2……；3……；4……。

这两条是分别从粤港两地的食谱中摘引出来的。显然这里提供了确确实实的知识。如果说“汇集知识”即能成为词典，那么食谱也应归入词典之列了。可一般人又为什么不把它视作是词典呢？其实，一本按一定方式编排的烹调工具书，如果是汇集烹调词语，加以分别处理，并提供有关信息的，那才算是一部烹调词典；如果只在“盐水鸡”、“五柳鱼”、“拌合菜”、“软炸肉”、“罗宋汤”等项下列出原料和做法的，无论是按何种形式（音序、义序、形序）编排，都只是一本食谱，读者是据以进行实际操作的。食谱显然是“物的单子”，所以谁也没有将它归进词典之列。通俗地说：凡是从词出发的，便是词典；凡是从物出发的，便不是词典，或者说，不是真正的词典。

附带提一下词典的知识性、科学性、实用性的问题。常听说，这三性是词典的“三个根本要求”。这种提法固然不错，不过，对词典以外的工具书也是可以提“三性”要求的，教科书不是也要有“三性”么？可见，“三性”并非词典所专有的属性，不是词典的特性。

词典的功用

人们常常称词典是“无声的老师”。在现代社会里，词典成了终身教育的得力工具。从学龄儿童到成年人以至老年人都用得着词典，读者既可从词典中学到语言知识，又可以汲取各种专科知识。参考拉鲁斯出版社主编杜布瓦兄弟（J. et C. Dubois）的意见^[6]，可把词典的功用粗分如下：

1. 帮助读者领会、译述、书写另一种语言，或同操另一种语言的人群交流，这是双语词典或多语词典的功用。

2. 帮助读者凭自己已掌握的普通词语去理解专门术语、科技

词语等,这是各种专科词典的功用。

3. 通过提供有关语义、句法、形态或语音的信息,帮助读者熟练掌握语言的表达方法,提高语文水平,这是单语语文词典的功用。

4. 在词条中提供各种知识,帮助读者扩展认识领域或增加知识的深度,这是各类百科词典和形序百科全书的功用。

当然,上述每种功用还可以细分。例如词文词典的功用就可以分为帮助索解、表达和学习三个基本方面。

总的来说,这位“无声老师”的作用不在于系统“讲授”,而在于随时分别回答各种各样的问题。

词典与社会

词典作为文化产品,也和其他文化产品一样,是受一定社会条件制约,同时也反映一定时期的社会状况的。首先,词典的产生、发展都和社会的需要密切相关。且举几个带有普遍性的例子。

1. 古代识字的人不多,拥有文字材料很少,并不产生查阅词典的需要,因此无论在哪个社会,在历史上,词典的出现总比一般书籍晚得多。中国的《说文解字》于东汉永元十二年(公元100年)才成书,其时已有相当数量的经籍存在;《说文解字》正是为了适应诠释古籍的需要而编的。法国的词典编纂发轫于中世纪的拉丁语—法语词表;到1539年,第一部名副其实的词典——罗贝尔·艾斯蒂安(Robert Estienne)的《法语—拉丁语词典》(*Dictionnaire français-latin*)才出现,主要供学生使用。中外历史上都有过相当漫长的无词典的文化社会时期,而今天任何一个文明社会如果缺了词典,那是不可想像的。

2. 社会中的古籍愈积愈多,产生“通古”的需要;操不同语言的人群交往日增,产生了交流的需要。最初的词典大体由于客观存在这两种需要才应运而生。《说文解字》为了满足“通古”需要,自不消说,扬雄的《方言》主要是适应交流的需要。在西方词典发

展史上,最早出现的是双语词典,而从广义来说,我国最初的词典也可以说是双语的。^[7]单语词典、百科词典、专科词典的出现则是晚近的事情。

3. 许多社会都经历过从分裂到渐趋统一的时期。这时候,民族共同语获得很大的发展,于是产生了民族语言规范化的迫切要求。由此,便开始出现规范性的详解词典。17世纪的法国处于绝对王权鼎盛时期,第一部单语法语词典——《法兰西学院词典》(*Dictionnaire de l'Académie française*)就在这个时期问世,它至今共出九版,其传统保持不变,也就是所谓“保卫法语,避免一切破坏因素”^[8]。英国约翰逊的《英语词典》也是一部规范词典,它提出要“稳定我们的语言的发音,保持我们的语言的纯洁”。我国的《现代汉语词典》更是典型的规范词典。它在其“前言”中明确指出:“这部词典是为推广普通话、促进汉语规范化服务的,在字形、词形、注音、释义等方面,都朝着这个方向努力。”不难想像,一个群雄割据、四分五裂的社会是不可能产生对规范词典的需求的。

4. 近代社会科学技术不断发展,人类的知识总量大大增加,“名”与“物”的词典开始分家。专门解决“物”(或知识)的问题的词典陆续出现。法国自18世纪开始,以传播新知识为己任的“科学工艺”词典开始相继问世。至现代,无论哪一个文明社会都拥有各种类型的不收语文词条的专科词典,而语文词典也不得不收进若干数量的通用百科词条。这是因为现代社会科学技术发达,不少百科词汇已成了普通词语,从而有此迫切需求。

5. 现代社会文化知识大大普及,因此可到达广大读者手里的中小型词典,无论是数量还是品种都在激增。法国的《小拉鲁斯》(*Le Petit Larousse*)自问世以来行销3000多万册,历久不衰,现在已差不多进入每个普通家庭;我国《新华字典》的发行量超过《小拉鲁斯》,目前中小学生几乎人手一册。最近几年,我国光是中小型的语文词典已出了好几十种,显然,这种发展是适应社会上文化普及的需要的。

再者,从另一角度来说,词典的编纂出版状况,在一定程度上,也可视为社会发展的一面镜子。也举几个带普遍性的事例。

1. 词汇的变化发展(新词产生、旧词消亡、词义演变等)是反映一定时期的社会状况的,因此某一时期的词典不可能不直接或间接地反映该时期社会的某些情况。有人将 1948 年版和 1960 年版的《小拉鲁斯》加以比较,发现增加了 3973 个词;而新增的词中只有 9%属普通词汇,其余都是各学科的科技词汇;1960 年以后的版本则增加科技词汇还要多。从中可窥见法国社会的科技发展。拿旧《辞海》和新《辞海》“电”字下的条目比较一下:旧《辞海》收 116 个条目,新《辞海》收 374 个,净增两倍多;有些今天可说是家喻户晓的单词不见于旧《辞海》,如“电扇”、“电钟”、“电冰箱”、“电视剧”、“电话会议”、“电子计算机”等。再试比较新旧《辞海》“社”字下的词目:旧《辞海》收 39 个,新《辞海》收 115 个,增长几近三倍;有些目前常见的政治词汇,在旧《辞海》中找不到踪影,如“社会分工”、“社会关系”、“社会制度”、“社会主义社会”、“社会帝国主义”等。人们常说从一滴水看大海,光从这两个字下的词目,也可以瞥见几十年间中国社会变化的端倪。

2. 词典史上划时代的宏篇巨著多半都是在社会较为稳定的时期经营的。这是因为大型词典工程浩大,社会大动荡时期,人们往往无暇顾及于此,而当社会相对稳定的时候,对语言、知识、文化作归纳、提炼、总结的需要便突出了。《说文解字》产生的年代,正是东汉社会相对安定、经济上有所发展的时期。有时候,在这样的条件下还可能连续产生不同特点的纪念碑式的词典。法国的《利特雷词典》(*Emile Littré: Dictionnaire de la langue française*)和拉鲁斯的《万有大辞典》(*Grand Dictionnaire universel*)都在 19 世纪末叶相继问世,当时的法国资本主义社会处于较为稳定的发展时期。我国的《辞海》在抗日战争之前首次和读者见面,到 1958 年才开始全面修订,在“文化大革命”后的 1979 年才正式出新版本。只要人们仔细考察一下,便不难了解:一部大型词典的命运或多或少是和社